

金鸡碑记

何诚斌



金鸡碑保护亭外景

到怀宁洪铺镇西湖之畔金鸡碑前凭吊,已无数次。最初,我是一个独访者,后来每次都是陪同他人,或逗留片刻,或停留半日。当我还是一个“文青”时,看碑只是看碑,对戏曲本身并不感兴趣。现在,每次到了金鸡碑前,我的目光尽管简约到一掠而过,但内心对戏曲文化已有着深厚的情愫。

访金鸡碑的人不是很多,其中大多为文化人,包括戏剧大咖、影视大腕、戏曲史研究专家,他们对这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,竟如朝圣般膜拜,我感到戏神(金鸡碑又称“戏神碑”)俨然穿越时空,现身于平缓的田园阡陌之中,发出“徽班”最古老的源头唱腔——怀腔,高亢,嘹亮。

金鸡碑为附近杨氏村庄“金鸡社”所立,明代的码头湮没于湖底,清代的渡口延伸至草甸的深处。杨氏村庄曾走出一位数学家,他是南开大学成立数学系后第二届(1921年)学生杨善基先生。杨善基的一个侄孙杨左文,用微信向我转发了他大爹(大爷)在南开就读的校牌。我想,数学与戏曲有什么内在联系吗?金鸡碑的正文为“金鸡社令正直之神位”,两侧分别冠以“日”“月”二字。杨氏以日、月为“象”,以人间故事为“理”,演福祸之“数”。这是“数学”之大道?如今,这里又走出一位杨姓工程院院士。我想,如何理解日月经天,万象缤纷,人文渊薮?仿佛如戏中所唱:“丢下一粒籽,发了一颗芽,红杆子绿叶开的是什么花?”意蕴如此吧。

从这块被称为民间戏曲“活化石”的金鸡碑上,我们可追溯“徽班晋京”前清初之“高腔”,明代之“五猖戏”,宋元之“南戏”,唐代之“牛灯戏”,以及从“采茶调”到黄梅戏的渊源及演变的线索。一些参观者掌握的资料甚至比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洪铺镇人还要多。这样好,免得我重复介绍,或者弥补什么知识。

我发现,有看碑的,也有听碑的。聆听故老的乡曲从湖面涟漪中悠悠升起,萦绕芦苇、芭茅发出尖锐的音调,石碑旁禾苗摇曳、树叶簌簌,在半山半水的环境中交织成天籁。他们在听三月的雨,五月的风,七月的雷,九月的露,腊月的霜与雪。遭遇不同的场景,如戏台背景切换,而金鸡碑始终立于戏台中央,时光侵蚀,古朴厚重。

我也在聆听,听到不同年代的

诗人对皖河戏神的赞美:

“本本出色,脚脚出色,出出出色,句句出色,字字出色。”

“金陵歌舞诸部甲天下,而怀宁歌者为冠。”

“扬州曲部魁江南,郝郎更赛古何戡。”

“乱弹巨擘属长庚,字谱昆山鉴别精。引得翩翩佳子弟,不妨受业拜师生。”

“金桂何如丹桂优,佳人个个懒勾留。一般京调非偏爱,只为贪看杨月楼。”

“英雄豪杰自

天生,造作娇柔总不成。独有小楼夸绝代,前身应是汉关平。”

“夏伶兄弟具雄才,南市宏开新舞台。纵遇者番兵燹劫,仍然奋斗不心灰。”

……

由于看金鸡碑的次数多,我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位观察访客的角色,来观察这些或寻找创作灵感,或期待作品审查通过,或祈愿剧本修改定稿,或希望电影顺利开拍,或渴望电视剧热播的艺术家们心灵的回归,沿文化血脉,追念前贤……面对他们的表情、神态,我以同理心揣摩能否用纯朴、虔诚、天真、敬畏这些词来形容其生命中固有的东西,尽管他们的性格不同,其中有人高傲、狂放,有人倔犟、固执。此刻,时间被空间化,对历史的回顾,思想聚集一条戏曲路径,使时间的长短感觉消融于对自然、对地域的纯粹感受中。我从他们的身上,仿佛看到了几百年前涌动于此的情感——民间戏曲班社成员在祭祀戏神的仪式上,每个角色以共同的心愿表达着神圣而

美好的寄托。我突然想起,群体认知的延续是文化因子的作用,以至于大家彼此心里暗示,思维经验相近,默契地传递感官体验。

“我把心中神明,安放在这块青石,只为那份虔诚,不会说再见……”

“生旦净末丑,那拂尘的水袖,熟悉的黄梅腔调,自这里吟唱至远方……”

“碑体风化,文字模糊,但依然能感受到昨日的辉煌,牛灯戏与夫子戏这对姊妹花……”

“这碑,深深扎根在土地,深深扎根在血液……”

“在寻找金鸡碑的时候,意外找到被光影收留的我们,像找到一次荒废已久的抒情。”

……

他们以各自的思考、感悟,选择诗歌的语言抒情,是因为受到了“金鸡好歌”的启迪与感染?

我曾研究过本地戏曲与文学交集影响所呈现的文化生态,以及文人的戏曲情怀对推动京剧、黄梅戏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。本地大批文人参与了家乡戏曲的变革与扩散,

如陈独秀,如程演生。戏曲起源于民间,地域文化的沉淀,雅俗彼此渗透、影响。清高的文人没有看低戏曲,而是从内心接受“泥土”和“小草”。

一条条乡间戏路,曾走过多少送戏下乡的队伍和戏班进城的身影?我恍惚又回到少年,看见一支演出队伍,从“无石不成班”的石碑出发,一路笑声盈盈,乐曲飞扬,走到洪铺镇,鸣锣开戏,一演数天,《打猪草》《闹花灯》……看见另一条戏路,从“安庆色艺最优”的宜城,热热闹闹地延伸过来,演员们操着纯粹的黄梅戏念白式的方言口音,在镇上与当地百姓兴味盎然地谈论这块戏神垂青的风水宝地,四乡八邻男男女女沉浸于《汨洒相思地》《小辞店》的剧情……我也拥挤在扶老携幼的人群中,喝彩叫好,并寻找剧作家、导演、摄像师、画家和诗人的身影。

近日,我收到老新闻工作者何承璞先生发来的他祖父何雯的《澄园诗集》电子稿。一百年前,民国名士何雯先生曾在距离金鸡碑两公里的小镇上,写下长诗《洪镇客馆》,其中有饱含凄苦的诗句:“频年傲扰烟尘生,谁恤穷簷计事蓄。居无完宇体无衣,逃死幸免填沟渎。小民日日忧米盐,将军夜夜动丝竹。巧妇无米善乞邻,司农乏术终仰屋。”生逢乱世,哪还有兴致品曲赏戏?他在另一首《皖河棹歌》中写道:“棹歌近遥夜,万古发清愁。明月今离别,秋风古渡头。”他追随孙中山而去……

现在,我却写下如此浪漫的诗句:“用杨家山的竹子做一只笛/在洪铺打一把不生锈的信物/挥别那一吻的念想/爱情的种子,为生计奔波丢下/戏曲的草芽长高了彼岸/染绿了京、昆的舞台/黄梅雨,依然打猪草的音符?/一块模糊时间的石碑/被神格化的金鸡/演唱民间善良正义的故事”

洪铺镇如今仍有一个活跃城乡舞台的“金义社”,戏班成员不限于一族一姓。我与朋友一起观戏,然后写诗——意境与情境,全是翩翩戏神的形象。二胡将美丽乡村文化广场一角拉得低婉,深陷了我们的双脚。只见,老大伯唱罢老大妈唱。这日复一日的时光,填满了黄梅戏曲的经典。他们个个人腔入调,一点也不马虎。尤其男女对唱,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,听不出半点风流。我听得到的,是民间戏曲的纯熟与质朴。

但如霜的女子常不受待见,世上谁不喜欢笑容如花的女子呢?尤其是在快节奏的今天。但自然会有人懂,也必珍惜如瞳仁,胜珍宝,她可能清寒,却真正活了一辈子,幸福了一辈子。霜一般的女子,是造物夜里的灵感。

有物理学家说,月落乌啼霜满天不对,霜要着物才成,满天飞的是雾霏。那是粗人喝功夫茶了。霜是在心里的。

有奇女子名叫潘小平的,著作很多,我最服膺的一句话是:散文是挂霜的文字。我认为这句话可以传世。这句话也泄露了她虎背熊腰的表象背后,目光如炬,心有千窍。

昨夜有霜。想起三十年前,一家人坐在火桶里,听见寒亮的青瓦上,窸窣窣的声音。下雪了?母亲摇头,说,结霜了。

“清晨帘幕卷轻霜,呵手试梅妆。”

霜与雪不同,所以当得上一个“卷”字。情状如何,请你闭目细想即知。

霜与冻也不同,轻冻也罢,厚冻也罢,帘幕湿,卷起易折断,坏了经纬,伤了绢花。

霜是软的,令人想起铅华。

霜是白的,如凝脂,如雪,如削皮的荸荠,如月,霜晨月。

霜是有体温的,不信,你看看树叶的表情。

你看看草,看看菊,看看梅,你看看慢慢踱步过桥,穿红色风衣的女子,她也凝视一树柳霜,一坪草白,栏杆上,也敷一层霜。她的眉间面上,也有淡霜。

是的,霜得用“敷”才好。搽霜?抹霜?涂霜?哦,不!不!当不得,唐突了霜。一点点扑,轻轻

点,柔柔压,一丝不苟里,佳人眉眼专注,秀眉微蹙。均匀,也有适当留白,然后呵手,退步,镜中美人如新。这是敷。

冬日不温柔,幸好有霜可看。常绿的广玉兰,叶片也大也厚,一面儿敷霜,一面儿青绿。那白便更白,那绿便如翡翠了。法梧易老,未落的,也给敷霜了。一面儿白,一面儿黄,令人感喟。岁月从不败美人。这个“美”,指的是爱美的心吧?不知细叶谁裁出?谁又知霜是谁敷的呢?我看是每一片叶子自己敷的。月色如霜,每一片叶子都在深夜里,轻取月霜,然后呵手,试霜妆。

霜是如此白、软、温柔,便拟为女

女子如霜

董改正

儿霜,护肤霜,保湿霜,粉底霜,BB霜。薄薄的,暖暖的,白白的,映得那肤也洁白,心也澄亮,多好!记得有一种霜叫“百雀羚”,至今不明它名字的来历,只是无端地觉得好。记得那时母亲年轻,在草屋破旧昏黄的镜子前,敷霜谨慎。如今,我已年近半百,唏嘘感叹。

霜柔软,却不似凝脂软泥。霜有温度,却不春风扑面。霜的软里,有硬硬的冰粒。霜的暖里,有凛凛的轻寒。有女子名字中带霜,一定是个好名字,一定有个好人生。微冷才是好女子,微冷才会爱得深沉、执着,像地底的火焰。太热的女子,呵呵。